

南京，那些深刻人心的地震印象

5月12日14时28分，汶川发生了大地震，那一刻，距离汶川1460公里的南京也有轻微震感。那一刻，700万南京人正在做什么，他们有怎样不同的经历？那些在南京求学打工的巴蜀人，收到家乡发生地震的消息，他们又会做什么？很多老南京，至今对唐山大地震仍有清晰的记忆。本期《南京纪事》，向您讲述这些故事。——编者

一个四川籍南大学生的五月十二日

SoulKnight

五月十二日是星期一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一天会很忙。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的时候，我已经完成了日程上所有安排任务，开始坐公交车朝租住的房子一路开回去，我心情非常好。然后，就接到女朋友的短信：“地震了。”

对于一个在四川德阳汉旺长大的人来说，很显然，南京的这种“地震”是只要走路就不会有感觉的摇一摇，我实在很难把它当回事儿。我给女朋友打了电话，她很兴奋地讲了大家从楼里一路跑下来，聚在楼下的经历。我们的聊天里只有兴奋，没有一丝担心和不安，我对她说：“就算要躲，也不是躲在大楼下面，那真地震厉害了，不更是死翘翘？”

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我到了家，上网，随手机google了一下，见一条新闻，四川阿坝汶川发生7.6级地震。因为从小就见惯了地震，对地震震级倒是有相当清楚的概念，不过因为发生在阿坝，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。

然后就是女朋友从手机QQ上叫我，让我去查汶川在哪儿。我一边回她说，可远了，阿坝呢，一边开了google地图。

然后我就在屏幕里看到了绵竹县和汉旺镇的名字，拿屏幕上的比例尺一对，直线距离大约不到40公里。

这时候，给家里手机打电话，就已经是关机，再打座机，也是忙音了。

给绵竹的奶奶打电话，给绵竹的二姨妈打电话，不通。

给安县的二姨妈打电话，不通。

给德阳的二叔打电话，

地震前麻雀来报恩 半岛

5月12日下午约2点10分，正在卧室午休的江宁区东城家园的王女士，忽然被一群急躁、持续的鸟叫声惊醒了。她睁眼一看，发现发出叫声的是一群麻雀。

王女士觉得奇怪，多日未见麻雀了，为何这群麻雀会在自己窗前鼓噪不已，不给自己睡觉，好像有什么事要说。

约20分钟后，这一群麻雀停止了叫唤，飞走了。而那正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并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时间区段。

事后，王女士百思不得其解，对丈夫、儿子说，今年年初下大雪，鸟雀一连数日找不到吃的，她响应媒体的倡议，在窗前地上多次撒米，引来求食的麻雀，莫非这群麻雀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大事，特地前来通知她的，要报她的赠食之恩？

投稿邮箱：
citystar111@163.com
地址：
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6楼现代快报《南京纪事》版收
邮编：
210005

不通。

给成都的表哥打电话，不通。

我有一些不安，但并没有惊恐。我对汉旺东汽厂的建筑太了解了——当年在装修房屋的时候，就连冲击钻在墙上打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说是能抵御7级地震，这个数据，我是信的。

然后开始在百度贴吧上寻找关于绵竹震情的描述，加了一个绵竹老乡的群。或真或假的消息看了些，这时候，一个高中同学在高中群里跳了出来，说另一个同学跟家里通了电话，5字号家属区有楼塌了。

我家住在2字号，那里的楼比5字号结实许多。

接着就看到地震局把震级调整到了7.8级。这意味着释放的能量高了很多很多。

然后另一个同学传来消息，东汽厂大批分厂厂房倒塌，中学、小学、医院倒塌，5字号已经几乎全面倒塌，2字号也有楼倒塌。

家里电话依然不通。我的手机上，已拨电话是满满几页的“家”。

十二日晚上，喝酒，熟睡。第二天，三姨妈的小灵通通了，安全，房毁，联系不上我家。二姨妈的电话也通了，安全，房毁，联系不上我家。

下午，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接到家里电话，说是昨天没有找到的母亲已经遇难。

接着，设法一路从成都到德阳的同学说，德阳未见我的亲人。他再辗转到了绵竹，步行20公里进汉旺，说，汉旺已经

消失了。住房楼消失，中学消失，厂房大面积完了，所谓“十里东汽”的东方汽轮机厂全毁，未见人，只有救援人员在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整天，无数新闻翻滚直播，我几乎能把所有新闻倒背了。据说温家宝要到绵竹，我在电视机前守了一下午，几乎没有动过。

晚上，女朋友回来，吃了饭，新闻联播里终于有了温家宝在汉旺的报道，背后就是东汽的厂门。一遍遍看报道，试图从背景人群里找到什么。

十点多以后，我决定去洗澡，这时候四川台说到东汽厂职工在东汽小学的废墟下认领自己的孩子。进了浴室，开着水，痛哭。

洗了澡出来，遍寻不见女朋友，大叫了几声，她才从阳台转了进来。我问她干什么呢，她说打电话。我说，打什么电话要去阳台啊。

然后她对我说，来，坐着么。我才觉得事情不对，接过来手机，看姑姑发来的短信。

“你妈在午(舞)厅跳舞(舞)打死了，你爸跟我在一起……”

我只记得这两句，时间是二十二点二十分，后面说的什么已经模糊了，不愿意再去看。我反复看了第一句两遍，然后放下，继续用毛巾擦脚。

女朋友说别擦了。我把脚擦干，擦干了拖鞋，然后把毛巾晾上，走回来之后，开始哭。女朋友抱着我说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

大概过了有一分钟，我停下来，准备拨电话。女朋友说，那边信号不好，听不见这边的声音，听前面她打过去

一下午，我就紧盯着吊灯

王炼

停，再看窗户，都是关上的，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以为我们这栋大楼出现了问题。

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刚才摇晃的吊灯，现在一动不动了。打开QQ，昔日安静的QQ群已躁动起来，原来刚才发生了地震，新街口、珠江路，好多公司都已早下班，更有几位媒体朋友传来地震时在现场拍的最真实的照片，惊恐、混乱。再打开新浪、网易等大网

地震发生后我冒险重上41楼

alen7456

此时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地下车库的车也在陆续开出。开始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风太大了，搞得楼开始晃动，有人已经开始在指责开发商没良心了，才这么点儿的风，楼就开始晃动，肯定是偷工减料！

路人说的一句话，否认了风大这个猜测：“新街口那里的高层用户也开始陆续下楼了。”此时才确定，原来是地震！

在楼下大概呆了15分钟吧，发现很多同事的物品都没拿下来，包括钥匙和贵重物品。我提出重新上楼拿东西，几个同事也表示愿意一同坐电梯到41楼看看。说实话此时我特别感动，因为不知道是

的录音吧。

录音里父亲声音很平静，因为听不见这边的声音，只能一个劲喊“喂”和我的名字。

等我觉得自己平静下来以后，开始给表哥打电话，刚说了两句，又痛哭，说不出话来。表哥说，他们在德阳，安全，生活有保证，别太难过。

退掉了几乎所有QQ群，告诉大家不要给我短信电话，一个人安静。

安静以后，我开始想起我母亲。我母亲只活了五十五岁。从她出生开始，跟自己的出身战斗；下了乡，跟环境战斗；接着跟一辈子困守农村的命运战斗；好容易安定了一段，开始和各色疾病战斗。我可以骄傲地说，她打赢了所有战斗。当灾难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打败她的时候，它只有最软弱无力的一着，毁灭她的肉体。

五月十三日，上床睡觉之前，我喝了一大杯红酒。在昏昏沉沉之间，我觉得自己鼻子有些堵，怀疑自己感冒了，于是用被子把自己裹紧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不是感冒了，我一直在哭。

我在床上哭了很久，一一列数了我过去想让母亲见到的我的成就，似乎没有一个让我满意。但当我一数过去之后，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之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。

我坚定，顽强，就像我母亲一样。我微笑面对世界，我敢于和所有面前的困难战斗。和母亲一样，灾难可以毁灭我的肉体，但不能战胜我。

所以，老妈，你可以安息。（本文转自南京大学小百合站）

站，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地震的，原来不只是南京在地震，还有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地震，汶川是地震中心，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汶川。

同事的岳父家在四川，和汶川县搭边，于是他迅速地打电话回去，房子倒了，幸运的是人已成功避难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无法用心工作，一直紧盯刚才摇摆的吊灯，总感觉地震还在进行，我头皮发麻。

否还有余震，大家为了帮助同事能冒险上楼实属不易，而且此时一楼大厅还有很多人在陆续地往外走！

就这样，我和5位同事重新冲到楼上，用5分钟时间整理物品，关掉公司的灯和电脑，拿着物品冲下楼。

因为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，公司就通知大家下午放假。回去的路上路过鼓楼广场，突然发现江苏第一高楼——绿地广场依然在施工，而且最顶部的塔吊也在工作。当时说不出是佩服工作人员敬业，还是指责有些人不负责任，总感觉这个队伍好像不简单。敬佩之心油然而生，行注目礼3分钟！

（博主系新浪网友）

灯光一闪楼上跳下一人

时盛麟
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也是在热天，而且又是处在特殊时期，人们的神经每天紧绷绷的。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并未在新闻媒体上披露。那时电视还不普及，听收音机的人也不多，地震之初，南京老百姓没人知道。我们铁路职工是从列车运行中有所感知的：津浦铁路北上的列车突然受堵，先是停到了济南，继而停到了徐州，再下来一直堵到了蚌埠。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的消息在私下暗传，谁也不愿公开说。

不久，大地震的事实终于公开化，人们才知道地震是确实发生了，但新闻报道是极度简单的，人们弄不清灾难的程度。

愈是得不到正常渠道的消息，口口相传的消息愈是在市民中间风传，有说“1976年是灾害年，南京也要发生地震”。有说“唐山居民死亡，一片平地，下一个城市不知轮到哪里”。究竟这是无来由的小道消息，还是地震局发布的警报，

当年南京人家家住防震棚

陈亚英

1976年，我们南京的普通市民，都有过一段住防震棚的经历，都亲眼目睹了南京人民在特殊时期众志成城的表现。

那一年，为了防止唐山地震的余震波及，南京市民每一家晚上都住在自己搭的防震棚里过夜，也有人是晚上把凉床搬到大街上，用竹竿撑起蚊帐，蚊帐上盖一张塑料布。每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把芭蕉扇，拍拍打打地睡到天亮。

那年的天气特别怪，本来七八月的南京就是火炉，加上地震后的气候异常，经常就是暴雨夹着划过天际的雷电，那个雨下得大呀！就像是倒下来的，我每天骑车走过工人医院（现在的省人民医院）门口时，都是水没过脚踝，整个儿就是在水里踩着脚踉踉感觉走，等水退了以后，都能看到地下会有不少只鞋。

大雨过后就是闷热难熬，人们身上就像背着盔甲似的，不少人都出现了中暑现象，连工厂里的夜班都停了，电风扇都很少开动，为的是节约每一度电支援灾区。

一只小猫诱发的地震恐慌

陆琴华
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那时我家在南京城郊，我还小，刚刚有点记忆，村里的喇叭天天广播防震的消息，有的人担心在地震中死了，就把多年积攒的钱花光，更多的是家家户户建起了防震棚。现在要建个防震棚，应该很容易，可在1976年老百姓还很穷，所以村民们建防震棚都是用木头搭起，木架子搭好了，就铺上一层芦苇，芦苇上再用稻草覆盖，天下雨了不漏就行。我家人口多，也穷，建不起大一点的防震棚，就用又短又细的木棒建两个防震棚。爸爸妈妈和我住一间，四个姐姐住一间。

爸爸妈妈住防震棚可能还会有些不习惯，我觉得好玩有趣，会捏着爸爸刚买的手电筒在防震棚里照来照去。四个姐姐爱干净，图宽敞，好明亮，常会半夜爬起来跑到屋里睡，爸爸妈妈训斥

谁也没细考究，就连各个居委会也相信了，布置家家户户构筑防震棚，有院子的人家在院子里搭，没院子的在街边上搭。有材料的最好，没有材料的下门板做土垫，有些人人家把大桌子也抬到街上做棚子。一时间全市大街小巷处处都是防震棚。小巷里几乎完全堵塞，大街上慢车道全占了，快车道只留下窄窄的一段。每到夜晚，居委会挨家挨户要求人们（尤其是老人、孩子）住到防震棚里。

当时市民的精神也给弄得十分紧张，外面稍有响动便会惊起一片。有说地震发生了，但新闻报道是极度简单的，人们弄不清灾难的程度。愈是得不到正常渠道的消息，口口相传的消息愈是在市民中间风传，有说“1976年是灾害年，南京也要发生地震”。有说“唐山居民死亡，一片平地，下一个城市不知轮到哪里”。究竟这是无来由的小道消息，还是地震局发布的警报，

这才陆陆续续拆除了。当时每家的房门都是敞开着，以便一有情况就好往外跑，每天晚上街道上都派人值班，值班的人都配一只电筒，主要是一旦发生险情时，帮那些不能住防震棚的老弱病残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可就是那个时候，每个人的心里都特别平静，治安状况也特别好，白天大家都坚持上班，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。晚上邻里之间互相帮助，口传着抗震救灾中的感人事迹和进度。

那时，街上见到最多的就是一辆接一辆的军用卡车，上面贴着支援灾区的标语，里面装满了南京人民的心愿和救灾物资送往唐山。马路两边，法国梧桐树下都常常站满了市民，向军车行注目礼！

当时全国人民的信念就是相信毛主席，相信党中央！今天，我依然是这个信念，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，汶川的兄弟姐妹是坚强的儿女，你们要挺住，挺住就有希望！我们都是汶川人！我们南京人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，共渡难关！

过几次也没有用，最后爸爸只得说：“你们在屋里睡吧，要是来地震了，我喊你们起来。”爸爸还为姐姐自制了一个防震的器具，就是把一个曾装过菜籽油的大瓶子立在吃饭桌子中央，这大油瓶上再倒立一个空麻油瓶。爸爸说：“这倒立的麻油瓶要是倒了，就说明有地震了。”

一天夜里，四个姐姐睡得正香，倒立着的麻油瓶哗啦一声倒了，四个姐姐惊醒，抱着衣服就朝门外跑，还不停地喊：“不好了，地震了！”爸爸妈妈听到姐姐的喊声，抱起熟睡中的我就冲出防震棚。我们一家来到外面，竖起耳朵，听听周围，静得连掉在地上的一根针都能听见。爸爸责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原来是家里的小猫跳到吃饭桌子上觅食，碰倒了倒立着的小麻油瓶。哎，虚惊一场！